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徐掄元

監生臣張金露

周官總義卷二十七

宋 易祓 撰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賈氏曰輿人專造輿而記言為車者車其總名愚按輪輿軫蓋皆車也言為車而謂之輿人則從輿為正若夫掞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横車前以扼馬者衡也輪崇則欲其運兩軹衡長則欲其容兩服輪崇車廣衡長皆六尺有六寸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稱等也

言三者相等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三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

輿之深者曰隧隧邃也言車之深也人之所依憑者曰式式敬也言憑之則致敬而有禮也兩輢上出式

者曰較謂車箱兩旁植之者也輿後之横木曰軫則旗斿之所被飾者也軹則輢之直者以其旁止於此故曰軹轛則式之直者對人而言故曰轛其分寸之法賈氏釋之詳矣此後不復詳釋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此方圓平直之所從出也故輿人之為車也

規之以眡其圓圓之至者自中於規矩之以眡其方方之至者自中於矩繩以縣之以眡其直而立之直者自中於縣水以平之以眡其均而衡之平者自中於水曰中者循天下自然之理而不容加毫末於此者也至於直者如自然之生繼者如自然之附此又理之極於自然者盖天下之直必本乎繩墨若木之條達而生者不待繩墨而自直天下之繼必本乎膠漆若木之旁出而附者不待乎膠漆而自繼車之材

直而如生非謂舍繩墨而自直也繼而如附非謂舍膠漆而自繼也本於繩墨膠漆而若非出於繩墨膠漆其為工之巧也至矣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居之為言處之得其所之謂也并如兼并之義凡物之體以小入大大者受而入之是謂大與小無并若大者勢足以相并則小者不能以自立不動則已器成而動大倚小則小必摧若又從而引之則小者絕

而不復屬善居材者必有其道矣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棧車即巾車所言士乘棧車者也飾車即巾車所言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以革鞔輿及轂約但有金玉象為飾者得金玉象之名孤卿大夫轂上有篆縵墨之飾故亦得篆縵墨之名士之棧車則無革以為鞔者無革者無以為固故欲弇言斂而向於内也有革者有以

為固故欲侈言縱而向於外也然車以弇侈為善而鍾則以弇侈為病蓋鍾貴乎廣狹之中而車貴乎小大之宜各適其當而已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㣲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

攻木之工七而不列輈人者以輈非作車之所始而實有切於車之用此所以别設輈人之職輈有三度

因馬之高下以為之度也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加軹崇三尺有三寸及軫與轐之七寸則衡高八尺七寸所以用八尺以上之馬田馬之輈深四尺加軹崇三尺一寸半及軫與轐之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所以用七尺以上之馬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加軹崇三尺軫與轐之四寸則衡高六尺七寸所以用六尺以上之馬是三度者固輈人之制輈以貫轂特輪之一器而已於輈人何與而其言軸有三理乃

繼於三度之後者軸待輈而後運輈待軸而後行其勢實相資焉以經意攷之弧而無折經而無絶輈之燉如此實軸之所以為燉也終日馳騁左不楗終歲御衣衽不敝輈之久如此實軸之所以為久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輈之利如此實軸之所以為利也以是知輈人之職實兼輈與軸之制故下文又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則軸之制附於輈人也明矣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

軓謂式前也謂自式以前為轅曲中其長凡十尺策以策馬半軓之數其長凡五尺御者自車上執之不短不長取其足以及馬而已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任木者以其材之大小而稱其任之輕重者也任正者謂輿下之木車所取正為兩輢之所植而較式又

依於兩輢故謂之任正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則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以十分之一為任正之圍則凡尺有四寸五分寸之二矣衡任者謂阨馬領不得出兩軛之間則輈頸用力之處故謂之衡任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衡長六尺六寸其圍則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矣此皆任木之度若小於度則力不足以勝其任故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

為之當兎之圍參分其兎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軸謂車軸之貫轂者也輿廣六尺有六寸即軫之間五分取一以為軸圍則其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者相應矣當兎謂輿下之貫軸者也輈長丈四尺有四寸十分取一為當兎之圍則其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矣頸謂頸前之持衡者也三分兎圍去一以為頸圍則其圍九寸十五分寸

之九矣踵謂輿後之承軫者也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其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矣

凡揉舟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輈以火揉所以致曲亦不可太曲弧深則太曲矣下經言輈欲弧而無折輈無惡於弧也惟太深則折故孫而無弧深孫言順理也輈而順理雖無弧深之患亦不可有直且無撓之勢於是記考工者以大車之轅證之夫大車乃駕牛之車初無與乎駕馬之輈特因其揉輈而證以大車之法令夫大車之轅摯下也謂其勢直而下至也下則難於登阤雖能登阤而阪險之地易以傾覆此直而無撓故也大車平地雖能

節其軒摯之任而使之高下相稱若其登阤則牛不退而伏其轅轅必重而縊其牛此亦直而無撓故也登阤者自下而上用力為多故謂之倍任然力之强者尚能登阤及其下阤不摩其車之䣛則車或進而緧牛之後此亦直而無撓故也此三者皆所以證揉輈之説

是故輈欲頎典

頎如碩人頎頎之頎言其長也典常也法也輈貴乎

曲直順理故欲頎典頎典則輈雖長而合乎法度之常矣

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凖利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輈深則折謂揉之太深則傷其力故馬倚之而易折淺則負謂揉之太淺則馬負之而反傷馬之力此輈

之病也不深不淺若水之注無所凝滯故行則利而順載則準而平利準則愈久而愈堅馬引之而和人乘之而安此輈之善也其善與病如此故諄複詳紀其揉輈之法所謂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則揉輈之法也弧曲也太曲則易折故欲弧而無折上經言無弧深是已經直也太直則易絶故欲經而無絶上經言孫是已既孫而無弧深則無不得其進退之宜進非能謀於馬而若與馬相謀退非能謀於人而若

與人相謀是以無情之物而與人及馬之有情者不期而自合非和之至者不能也輈既得其和矣則其用無不順其行無不利是以終日馳騁而左不楗言尊者在車之左而無罷倦之勢行數千里而馬不契需言馬與之相習而無相倚之病終歲御衣袵不敝言馬無動摇而不勞御者之力是三者皆善斯可以言輈之和矣然不特和而已輈之勢和而順則其進也必易馬力未進輈已有以勸其登非果能勸也其

勢若有以使之也馬行既止則無所用其力輈猶能一進而取道焉非有意於一取也其勢自不容已也則雖記考工者之善於形容其亦工之巧者如是哉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上言良輈下言國輈記考工者之善於形容者也言國輈則甚言其為良也如經言良馬則總言駕五路者又言國馬則乘車兵車之所專用者此國輈良輈之辨良輈環灂謂其粲有五環飾之以漆故曰環灂

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濟者謂輈長丈有四尺四寸漆之所不至者自伏兔去軓七寸而已其軓中亦半有濟焉此特輈之一端何遽謂之良輈而且以國輈許之盖自上經言輈之和至此方以良輈國輈名之此記者敘述之法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車之為制不過乎形與數也而聖人之觀象制器實

具不說之理軫之與輿皆方也不言輿而言軫者以軫在輿之下以方而承乎上所以特言其象地也蓋之與輪皆圜也不言輪而言蓋者以蓋在輪之上以圜而覆乎下所以特言其象天也輪之有輻所以直指也輻以三十而湊於轂其數乃象乎日月之運以三十日而合宿者也蓋之有弓所以為庇也弓以二十八而湊於部其數乃象乎二十八星之次環列於天之四方者也一車之制取象如此而聖人者又載

而與之俱則三才實寓乎其間是蓋有超乎形數之表者矣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上經言周人上輿車官之制莫詳焉車上必建旗故此經終之以旗與斿之義然攷其制皆與周官不合巾車所謂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者主五路所建而兼四伐之制也司常所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

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者主國之大閱而建之以帥衆者也大司馬所謂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者主中秋之治兵而載之以帥衆者也大行人所謂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者主五等諸侯之命數而同邦國之禮者也司馬司常言旗而不言斿大行人雖言斿而特明諸侯之制巾車於大常言斿而於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不言斿乃

天子五路之制惟司常司馬辨天子諸侯羣臣之旗制雖不言旗斿而其旗斿亦各從其命之數諸侯以奇數故以九七五為節羣臣以偶數故以八六四為節今輈人所言龍旂九斿鳥旟七斿則固有取乎陽奇之數所言熊旗六斿龜蛇四斿則特有取乎陰偶之數而皆以為天子之旗制殆有不可曉者若以此求合巾車之制而謂龍旂為大旂鳥旟為大赤熊旗為大白龜蛇為大麾似矣然大赤周制大白殷制大

麾夏制豈周專於鳥旟殷專於熊旗夏專於龜蛇乎若復以此求合於司常司馬之制謂龍旂為諸侯所建鳥旟為州里百官所建熊旗為師都軍吏所建龜蛇為縣鄙郊野所建似矣然諸侯建交龍之旂以至州里百官師都軍吏縣鄙郊野所建之旗其旗各眡其命數亦豈專於龍旂之九斿鳥旟之七斿熊旗之六斿龜蛇之四斿乎若曰王乘玉路建大常則象路載鳥旟在前木路載龜蛇在後金路載龍旂在左革

路載熊旗在右亦無據也且周制玉路以祀而四路從固已有巾車之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矣輈人四旗將安所施况成周之車旗托物取象皆有不説之理輈人四旗之義是豈成王周公之所以托物取象者乎今考之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心是也其屬有尾尾有九星故龍旂九斿象之鶉火南方朱雀之宿柳是也其屬有星星有七星故鳥旟七斿象之伐者西方白虎之宿也與參連體而六星故熊旗六斿象之營

室北方玄武之宿也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故龜蛇四斿象之然有可疑者同為青龍何止於大火同為鳥隼何止於鶉火同為熊虎何止於伐同為龜蛇何止於營室是於四方七宿各舉其偏者也大火為心何與乎尾之九星鶉火為柳何與乎星之七星六斿象伐伐止三星不曰與參連體則六之數為不足四斿象營室營室止二星不曰與東壁連體則四之數為不足況東南之星取其一西北之星取其二東南則

取日月所舍之次西北則取其星之名東南則取七宿之中西北則取七宿之末其説參差不合於古是豈成王周公之制大抵輈人四旗非周制亦非前代及秦之制也巾車言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為前代之制此非前代之制矣大司馬司常言旂旗旟旐為成周之制此非成周之制矣月令言四時載青赤白黒之旂為秦之制此亦非秦制矣然則何所據乎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正合輈人

四旗之說而曲禮亦先秦古書也上文有車騎之說而三代無車騎騎馬之制自戰國之趙武靈王始趙改胡服與匈奴角於是乎有騎戰或者此為趙之制乎不然則戰國之制乎國語云左軍皆赤旟而許慎乃謂熊旗六斿以象伐星士卒以為旗則是戰國之軍制而用之於車戰者也以是推之輈人四旗為戰國之制明矣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弧弓枉矢見於夏官司弓矢之職則弧矢之取象尚矣蓋晉志所載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弧矢動揺不如常者多盜賊此成周所以設弧矢之制然周官皆不言旗縿之畫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釋者謂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又設矢象弧星有矢恐未必旌旗皆有之或者諸侯之制乎今輈人以此列於四旗是襲侯氏之制以為軍制之飾於此益信四旗為戰國之制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築冶鳧㮚段桃此攻金之工六也而金亦有六齊鍾鼎一也斧斤二也戈戟三也大刃四也削殺矢五也

鑒燧六也且夫天下之至剛者莫金若也奚以錫為葢以錫之柔濟金之剛而後其器為可用六工者為之調適其性而品節其齊故曰六齊齊以多錫為下少錫為上於是又有上齊下齊之别築氏為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多錫為下故白執下齊冶氏為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少錫為上故曰執上齊少錫為上則鍾鼎斧斤戈戟皆上齊也多錫為下則大刃削殺矢鑒燧皆下齊也以是推之則鳧氏為聲㮚

氏為量段氏為鎛器當入上齊桃氏為刃當入下齊然下經梟氏為鍾而此言為聲桃氏為劍而此言為刃蓋聲以金為正而刃以劒為利其別以此若夫此言鼎與斧斤鑒燧而經不名其官者以鼎與斧斤為上齊而冶氏為之也鑒燧為下齊而築氏為之也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削刀也古人用簡以竹為之以火灼之然後以削刀刻其書其用之關於天下者甚大上經言魯之削以

為地氣之良不特地氣為然秦惟善戰者多故多盧粵惟善耕者多故多鎛魯之削其亦猶是故築氏之職雖曰執下齊而實用之所甚急長尺博寸此削之制合六成規則有義存焉蓋竹簡之書有縱橫曲直反缺倒仄之體惟削刀之勢順而後可以得其利此所以有取於合六之規又須築氏以巧制之常欲其新發於硎用之不窮雖用之久者不能無敝然鋒鋩銛利雖敝至於盡而無頓缺之患故曰無惡此又非

常工之所可及者自秦之蒙氏製筆而人始為簡且便之習漢存古瀘仍取書刀兼而用之謂之刀筆然機事競起巧詐百出終不若古人用削之為安也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冶氏執上齊此經所言戈戟是已今首言為殺矢者是殺矢以至重三垸十三字乃衍文重出鄭氏亦謂似補脫誤在此盖殺矢之制五分其金而錫居二是為下齊不應以執上齊之冶氏為之且此經唯玉人

其制與典瑞同然前後差殊且有散逸不全者大抵收拾殘編於秦火之後若此者不一況矢人為矢自有此十三字想當時傳寫誤寘冶氏之下此其為衍文無疑也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

戈刺兵也鄭氏以為句兵或者疑之而遂謂已倨已句為句兵之制度則誤矣大抵句為太曲倨為太直

此戈所以言倨句也戈二刃内謂胡以下接柲者也胡謂矛之旁出者也援謂直而向上者也戈廣二寸總内援與胡而言之皆徑二寸也内倍之則其長四寸胡三之則其長六寸援四之則其長八寸已倨已句則專主胡而言之也胡之曲直鋒本必横而取圜於磬折已倨則胡過於直過於直則刺人而不入已句則過於曲過於曲則刺人而不决長内謂胡以内過長也短内謂胡以内過短也胡以内過長則援短

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與胡並句故折前胡以內過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能速及故不疾倨之外則胡之裏也句之外則胡之表也倨句外博則上下俱寛無四者之病矣重三鋝先儒以鋝為鍰與書所謂其罰百鍰同其重六兩大半兩三之則一斤四兩其說誠然矣人言重三垸乃音丸豈非音相近而傳之或差乎

戟廣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

重三鋝

戟與戈同戈二刃戟三刃皆刺兵也何以知其為三刃上經戈廣二寸援及接柲長一尺二寸胡長六寸重三鋝此戟廣二寸有半寸胡四之則與戈同長六寸内三之援五之雖上下有半寸之差其實與胡同長尺有二寸但其刃狹於戈半寸宜若輕矣而亦重三鋝者若不三刃則輕於戈而其重為不同三刃則胡之倨句中矩言正方也於援之外又有所謂刺刺

者著柲前如鐏謂於援胡之横上中使出者也有刺

與三刃乃見三鋒之數

桃氏為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謂之

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叅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

廣而圍之

劒以止暴惡桃以辟不祥類相似也故以桃氏為劒

劒之所利在乎刃而刃謂之臘臘廣二寸有半寸則

臘兩面各有刃兩從者劒脊中高兩殺而趨鍔者各

一寸四分寸之一也以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者莖謂劍夾中人所握者其圍二寸有半則其長五寸矣中其莖設其後者謂從中以却稍大之者於操執則易制也三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者首廣謂劍把接刃處之徑也三分二寸半而去其一則首廣一寸三分寸之二而圍之者正謂圍也與廬以圍為圍同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

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中下三等之士非指命士也樂記所謂虎賁之士說劍是已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各因其人之材力彊弱而列為三等之用則人與器相習而無不安之患矣

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

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

天下之物重不踰金輕不踰羽梟羽物也輕莫尚焉欲其聲之清揚而遠聞故為鍾以梟氏取其聲之輕而已凡鍾不圓而有兩角欒角也欒謂之銑者其角已無所致飾取其明潔言其絶澤如洗也銑間謂之于者鍾形上祛則侈而不直聲生於此緩而不迫猶

氣之于也于上謂之鼓者以所擊之處聲所由作故曰鼓也鼓上謂之鉦者左右上下于此取正焉故曰鉦也鉦上謂之舞者以其聲大而運於此發揚故曰舞也舞上謂之甬者以鍾柄所接之處有不窮之用故曰甬也甬上謂之衡者衡平也言甬上之勢正而用之以取平也鍾縣謂之旋者旋環而繫之也言繫之如循環也旋蟲謂之幹者幹固也設飾於上以為固也鍾帶謂之篆者介乎鼓鉦舞之間而其形條細

若帶故曰帶其帶如篆籀之文故又曰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者篆間有鍾乳以夾鼓與舞若數物之枚故曰枚其枚如日景之明故又曰景于上之攠謂之隧者以所擊之處如靡之光故曰攠攠之窐如燧故又曰燧自兩欒之銑以至鼓上之舞所以定鍾之體也舞上之甬甬上之衡所以正鍾之縣也鍾縣之旋以至攠謂之隧所以為鍾之飾也鍾之制於是備矣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圜參分其圜去一以為衡圜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此言鍾之度而不言多寡者隨其律之大小長短為之而已周語曰景王將鑄鍾無射問律於伶州鳩而對以度律均鍾均平也假如黄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為鍾蓋取九寸之倍而又取其九寸之半

則通為二尺二寸半餘律亦如是各以其律為廣長圍徑此即度律均鍾也律有長短故鍾有小大鍾有小大而長短亦欲其稱凡鍾之制皆下侈上斂故鉦之徑居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也鼓與鉦同而鼓間去二分則鼓間居銑徑十分之六也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則舞間與鼓間等矣又去二分以為舞廣則舞廣居銑徑十分之四矣以此推之則銑間與鉦相應鼓間與舞脩相應然舞之上下既促當以

横為脩從為廣則上不失於太斂下不失於太侈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則太長不類先儒以為并衡數是也以其甬長為之圍三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衡在甬上小於甬故也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者上既以鉦之長為甬與衡之長故令衡居一分而旋又居一分乃居甬之中央是其正也由是制鍾則鍾之大小短長皆可以律推之矣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作侈弇之所由興有説鍾

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

鍾以聲為主而聲之所發本乎形形既不同聲亦隨異此鍾之大小所以貴乎中也大鍾以鼓間十分之一為厚小鍾以鉦間十分之一為厚則為厚薄之中矣今鳧氏言薄厚而未免乎震動則必有不得其中者薄厚不得其中其初不過震動而已至於聲之清濁由此而出口之侈弇由此而與果何所自而然記者於此謂之有說盖有說以推其獘之所由起也謂

大鍾不可以不厚而已厚者其聲石而不出小鍾不可以不薄而已薄者其聲播而多散其形侈者其聲迫窄而出疾其形弇者其聲鬱抑而不發其甬長者其聲震掉而不定其聲之病皆其形之失中者也所謂有說者如此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

圖之

大鍾以鼓間十分之一爲之厚小鍾以鉦間十分之一爲之厚是鼓間鉦間皆居銑十分之六其爲數一也鄭氏謂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曰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殊不知鼓間鉦間雖同而鍾之大小不同因其大小之形而各取大小之數則其爲厚也實異何必鼓外鉦外之說至於鍾大而短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其聲舒而遠聞則亦於二者之厚而

取中焉若夫遂特于上之攡其方圜深淺於鍾若未甚病而亦十分其厚之一旣為之深又為之圜其制鍾不苟如此

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㮚堅也量與鍾鼎同為上齊皆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又欲其改煎不耗取其堅而已不耗然後權之以眂其輕重之平權之然後準之以眂其高下之均準之

然後量之以眂其多寡之稱由是置之模鑄此量之所以為至堅而用之不窮者也

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周用四營之數四龠為合四合為升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鬴鬴深尺方內而圜其外則四區也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則四升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則四合也鄭氏以鬴為六斛四升誠得之矣至焦蹈則

謂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勝聚於㪺角於斛所謂觳者斛也深尺方尺而圜其外實能容之所謂豆者㪺也其臀一寸實能容之雖然此西漢之所謂量也班固之言量曰其上為斛則十㪺其下為㪺則十勝左耳為勝則十合右耳為合則十龠龠以千二百黍為實自龠自斛皆以十計殆倍半於周量之數蹈以此為周之量豈其然乎或謂蹈蓋引管子曰百勝而成觳此觳為斛之證也梓人曰爵一勝觚三勝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此豆爲㪷之證也是不然孔子嘗語冉有曰與之釡馬融釋之曰六㪷四升管子因時立制釡與鬴同其實數則異乎周殆不可以一概論且爲豆或以木或以瓦木豆實四勝𥂴人言四豆之實是已瓦豆實十勝旊人言豆實三而成㲄是已梓人所謂豆亦瓦豆耳𩰪之所實當與木豆同數或謂鬴豆固非齊之法然蹈謂豆區釡鍾各自四而登者乃齊之亂法也奚取焉曰晏子以齊舊

四量四勝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為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是晏子當春秋之時去成周為未遠其論四量必有本也或謂周之量深尺方尺漢制亦然筭方一尺則所受一斛若實四豆無乃大寡乎曰周用指尺八寸漢用黍尺十寸量方尺深尺雖同而其尺有長短之差故也

重一鈞

量法本起於黄鍾之龠至於鬴之深尺内方尺而圜

其外其重一鈞若漢律歴之斛亦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乃至二鈞何也考律歴志則漢用黍尺十寸若周則指尺八寸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寸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此八寸尺之證也周量方尺而狹故其實一鬴而重一鈞漢量方尺而廣故其實一鬴而重二鈞本朝范鎮嘗言周之鬴重一鈞漢之鬴重二鈞其聲皆中黄鍾乃知尺為權衡相傳至今不變唯量為不同今之大府

量比古量半之殊不知周之一鈞即今之半鈞蓋今之尺既倍於古則今之半即古之全今之黄鍾重半鈞即古之重一鈞者也

其聲中黄鍾之宫

古者神瞽考中聲以制量則知量法本起於黄鍾之龠蓋黄鍾中聲也周制遠矣參以漢制黄鍾之律其始以秬黍千二百積之黍之積有多寡故律之管有短長黄鍾之管其長九寸其所容之黍千有二百而

餘律自是生焉故以一黍之廣為一分積分而寸寸而尺尺而丈丈而引則知五度之法皆起於其長以千二百黍之重而為十二銖積銖而兩兩而斤斤而鈞鈞而石則知五權之法皆起於其重以千二百黍之多而為一龠積龠而合合而勝勝而豆豆而區區而斛則知五量之法皆起於其多而衆法具焉是以五度皆起於黄鍾之長五權皆起於黄鍾之重量之深尺方尺以至重一鈞者既合乎黄鍾之權度而又

起乎黄鍾之龠其中黄鍾之宫宜矣

概而不税

概所以平物也不税所以公天下也賈氏援趙商之問概而不税廛人何以有税鄭曰官量無税彼廛人有税在肆常用者也其説陋矣今攷廛人斂市之總布後鄭以為守升斛者之税非謂升斛有税也以升斛受其税耳不然則角人之齒骨以度量受之掌染草之草物以權量受之豈皆謂之税哉以此量概之

平通用於民亦通用於官此所以為不稅也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銘之為義有以為戒者有以為美者戒若湯之盤銘是也美若衛孔悝之鼎銘是也此量之款識則銘其美而已蓋聖人制量本乎黄鍾之龠五權五度六律六吕皆始於此而禮樂實寓焉非時文之君何足以探制作之理祭統曰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德與位兼者非時文而何惟時文之君内思於心外索於物信臻乎是理之極故其量足以該天下之美而謂之嘉量以觀四國者謂大觀在上之觀巍然在上立此嘉量之法而以中正觀天下也允啓厥後玆器維則者謂五則之則非特後世五量取則於此如五權之輕重五度之長短六律六吕之高下亦皆取則於此也舜之先於同度量武王之先於謹權量亦是此意銘之所謂時

文思索豈欺我哉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黒濁之氣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金堅也錫柔也錫居金六分之一故專言鑄金之狀上經言改煎金錫則不耗而此言其證以青色為貴弓人曰青也者堅之徵也惟金亦然金之青則其色純其力堅其次青白則色差雜矣其次黄白則雜而弱矣至於黒濁則獩滯而不可用矣故鑄金之狀始

則變黑濁為黄白又變黄白而為青白又變青白而為青純則亦復其本而得其至堅之性者也言於㮚氏為量之後兹其所謂上齊者乎

段氏

段氏為鑄器以序工知之也凡農器耕以錢耨以鎛穫以銍鎛之為利大矣臣工之詩曰庤乃錢鎛庤具也良耜之詩曰其鎛斯趙趙剌也周家以農事開國而盈盛之世以此為告成功之頌宜乎段氏以鎛器

專其職而記考工者又以粵無鎛為首稱即此意推之則段氏雖亡而不亡矣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總義卷二十八

宋　易祓　撰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

函包也容也有衛物之義故制甲以衛人亦曰函孟子云函人惟恐傷人蓋其為甲取其堅而已犀甲兕

甲指其物合甲言其工削革而合之其甲尤堅於犀兕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以其聯屬有次敘故曰屬所謂旅者札葉也甲薄者札短欲其堅也厚者札長堅而無事乎短也故犀甲七屬而壽百年兕甲六屬而壽二百年合甲五屬而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者人身有長短大小之不齊必先因服者之身以為之容使其身安於甲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者上旅謂腰以上下旅謂腰以下權

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為之圍者欲長短廣狹之相稱所謂先為容而後制革者如此然革以鍛治為善摯之為言至也鍛不至於熟則不堅而易壞太熟而過則已敝而易曲此又言制之不可苟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

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甲之堅柔在乎革而革之為物有美有惡此所以有察革之道鑽空以受線則欲其惌而小是以革堅而難壞故曰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革裏以向內欲其和易而不迫是以材更久而不壞故曰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朕謂上下直而不撓則其制善而不敝故曰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約言其約而不豐也卷

而置櫜中以約為善則察致無閒故曰周豐言其大也舉而眡之以大為美則其色可觀故曰明斲言其鑿也衣甲於身以無斲鑿為利則迴旋而適於用故曰變此所以為察革之道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

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先儒引故書以鮑爲鞄說文曰鞄柔革工也此所以鮑人所掌皆柔革之事凡革之制望而眡之其色多晦今則欲如荼色之白進而握之其性多澁今則欲其柔順而滑利摶者束縛之也卷而摶之則欲其舒

而不弛著者鋪著之也䑛其著則欲其淺而不積察其線欲其藏者謂革縫之縷欲其藏而不露革欲荼白色固美矣然䜿之不疾則為水所漬而易壞故疾䜿之則堅也革欲柔滑性固順矣然脂之不厚則其材不澤而易敝故膗脂之則需也引而信之欲其直而不撓直而不撓是取材之先正也信之而枉則緩急不等急者必先為之裂是革雖博而淺也自厚薄序以至於雖敝不甐柔革之道至此可謂善矣

韗人為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為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地官鼓人有六鼓之名韗人所言鼖鼓臯鼓則六鼓之二也蓋韗以軍為義而鼖鼓臯鼓用之師從正韗人之事惟臯陶長六尺有六寸以至上三正者韗人雖言其制而不指其名先儒引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特言近之而已其說亦無經見非學者

所宜從也臯陶鼓木也言如陶穴之中虛也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者謂鼓木之版也此鼓二十板每版兩頭各廣六寸則其圍丈有二尺而鼓面徑四尺矣中尺謂鼓版之中一尺其圍二丈則其鼓之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此鼓之中徑即所謂穹者而復言穹者三之一如鼓面徑四尺則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面倍之則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則穹徑亦六尺六寸三

分寸之二正與上文中尺之徑合厚三寸者版之廣狹雖不同而同於厚三寸上三正者兩頭與中央皆正為三正已上皆臯陶之制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者鼓面四尺則其圍丈有二尺中圍加三之一則其圍丈有六尺也為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者鼓面亦四尺然其中之穹者或倨或曲一取於磬折而已此經先言鼖鼓之制以軍事為先也次言臯鼓之制役事次於軍事故

也惟皐陶不謂之晉鼓則宜何從要之經無明文不可臆說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啓蟄者中春之月雷出地奮豫而蟄蟲咸動啟户始出此天以至陽之氣鼓動乎萬物者也以是日而冒鼓是因其至陽之氣達其至陽之聲而已良鼓瑕如積環則周環若瑕之積於内此鼓之善也形有大小

長短而聲有舒疾遠近比鼓之病也言其病則可以推器之善矣

韋氏 闕

韋氏之篇亡矣其所掌不可攷而上經鮑人之事則治革而柔之者也蓋皮之去毛則為革熟之則為韋革如革車之類不必其熟也韋如韋弁服之類必待熟而後可也或者韋氏所掌用於弁服之類云耳

裘氏 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黄

畫所以分布乎五色也繢則會聚之而已蓋一氣運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五行彰而為五色播五行於四時者陰陽之序雜四時於五色者陰陽之理青者木之正色也以蒼天之氣而位乎東故東方謂之青赤者火之正色也以丹天之氣而位乎南故南方謂之赤白者金之正色也以素天之氣而位乎西

故西方謂之白黑者水之正色也以玄天之氣而位乎北故北方謂之黑陽之色以赤為本而以玄為正其色復乎幽天之正色也故天謂之玄陰之色以黑為本而以黄為正其色得乎中地之正色也故地謂之黄以天地之色與四方之色而並列於四時之間亦猶乾坤二卦與六子之卦並行乎十二月之氣然經所謂雜五色則青也與夫白黑黄也而復有所謂玄焉玄與黑何别乎黑者北方之正色而已六入為

玄則有黑有赤赤者陽之正黑者隂之正惟天體備隂陽之正色而運此五行者也茲其所以辨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黄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畫繪之事雜五色而玄亦謂之色是以天之正色而運此五色者也故止言雜五色此言相次者非次序之謂亦雜比以為設色之美而已知所以相次而不知五行之理亦不足以盡設色之工巽位守東南萬

物趨於文明之地故青與赤謂之文坤位乎西南萬物成於致役之時故赤與白謂之章乾位乎西北其道主剛而能斷故白與黑謂之黼艮位乎東北陰陽各止其所辨故黑與青謂之黻言青而繼以赤以至言黑而繼以青五行相生之義也言青而次之以白言赤而次之以黑五行相尅之義也言玄而次之以黃又天地相合之義也相合所以相比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古人合此數者謂之雜五色則亦

本乎天地五行自然之理而已矣

五采備謂之繡

繡非畫繢也而繼于畫繢之後同於用五色而已然畫繢陽也施采未備未害也繡隂也隂道常乏常嫌於不備故五采備謂之繡鄭氏釋上經文章黼黻之義皆謂繡以為裳此其說固不可拘要亦有理存焉書言六章之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藻而繼之以火青與赤之文也言火而繼之以粉米赤與白

之章也言粉米而繼之以黼白與黑之黼也言黼而繼之以黻黑與青之黻也惟黃之色無所見而宗彝繡以虎蜼則亦以黃為色茲實五采備之證而不言五色蓋畫繢主乎設色而繡則以五采為用欲備色故耳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畫繢之事非徒尚象也道德性命之理天地人物之

變皆寓焉土以黄其象方天時變者先儒謂古人之
象無天地而此記者見時有之殊不知天地雖不可
以形容土以黄而位乎中即地之正色可以定體求
也故曰其象方青赤白黒者四時之色天以四時之
色而生成萬物不可以定體求也故曰天時變火之
形鋭而性圓因物賦形則有變通不窮之用故曰火
以圜山之上正者為章而草木亦為地之章皆取其
成象之義故曰山以章水者龍之所宅而澤國龍節

亦以類求故曰水以龍鳥即鳥隼為旟之類所以示摯速獸即熊虎為旗之類所以示猛毅蛇即龜蛇為旐之類所以示完果或謂火與山水則繢之於衣鳥與獸蛇則繢之於旗其説或然然繢山於尊曰山尊繢龍於斾曰龍斾豈特衣而已畫鳥於彝曰鳥彝畫獸於侯曰獸侯豈特旗而已要之古人雜四時五色之位而謂之巧者誠不可以一端求也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甘受和白受采畫繢之事備五采也以白為先故曰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焉子夏問詩之素以為絢兮而夫子曰繢事後素子夏即有禮後乎之對蓋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繢事必以粉素為質以粉為質而謂之功者猶言彰施五采必待此而後為功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

物莫重於鍾莫輕於羽羽之色欲其重故以鍾氏染之鍾之聲欲其輕故以𣅀氏為之𣅀以況其聲之清鍾以況其色之重也湛漸也秫赤粟也以朱漸赤粟三月而熾之者先練治其色及三月然後以火熾之又取羽淳熟而浸漬之使羽與色漬而相入所以為染羽之善然而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纁則自黄而入赤者也又再染而黑則為緅矣又再染而黑則為緇矣經言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

為緇而不言四入六入者案士冠禮有朱紘而鄭云

朱則四入是纁入赤而四入為朱也鄭又云玄色在

緅緇之間其六入與是又以緅入黑而六入為玄也

染羽之不茍如此然鍾氏染羽而春官復有染人者

葢染人掌染絲帛而鍾氏所染者鳥羽而已羽之入

色難於絲帛此所以專設鍾氏之職

筐人闕

慌人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

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練

治絲帛而熟之之謂慌治巟之意也治其生者熟之而已絲弱於帛帛壯於絲湅絲不過況水而漚之湅帛則以欄為灰煮而熟之以至淫之盝之又至於塗之宿之其湅為特詳是湅帛湅絲其湅為不同而同

於晝暴諸日夜宿諸井者蓋暴諸日則温之以陽氣宿諸井則寒之以陰氣精密乎陰陽之理而後知湅絲帛之所以為巧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

天子圭中必必讀為縪縪亦必也先儒謂組約其中

央以備失隊必致其謹而已蓋古者天子諸侯之玉用則執之居則守之然諸侯言繅藉而不言組約示有所尊也天子有繅藉而又有組約所以優至尊也天子雖居至尊之位而常有必致其謹之意故以組約其圭之中央者不謂之縪而謂之必豈苟而已哉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四圭者備天德也尺有二寸者備天數也即典瑞四圭有邸是已典瑞掌其用故曰有邸玉人掌其制故

曰尺有二寸義見典瑞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大圭是已大圭而謂之珽者言珽然無所屈也大圭杼上廣其首而無屈故曰大圭大之為言道也圭以大名象道之體三尺為數象道之成杼上終葵首象道之用終葵者椎也杼鋼也為椎於杼上明無所屈而已先儒謂珽玉六寸蓋於三尺圭之上六寸之下兩畔殺之而為終

癸首者六寸也言天子服之者乃所以搢之也典瑞曰王搢大圭謂搢於衣帶之間若衣服之服故曰服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土地致日本非二事致日即所以土地也土地必以尺有五寸之土圭者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正合土圭之數義見大司徒之職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祭惟宗廟用祼天地社稷山川等祭則設秬鬯如鬯

人共秬鬯是已至鬱人共鬱鬯用之於宗廟故言祼

祼圭有瓚舊圖以瓚下有盤口徑一尺然瓚盤之制

出於漢其說見於鄭氏六經初無此制陸氏謂瓚形

如盤横徑四寸鼻上寸為龍形圭璋為柄當矣然典

瑞言祼圭以肆先王以祼賔客而此不言賔客者祼

以祀廟為主故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二圭之義已見典瑞然此經但言琬圭九寸而繅琰

圭九寸判規則與典瑞之圭加詳焉琬圭取其圜圜其鋭者以和順為義所以彰諸侯之善琰圭取其剡剡其末者以剛斷為義所以癉諸侯之惡典瑞所謂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也然治德結好先王之仁也取藻飾之文以示聖人文德懷撫之意故曰繅易行除慝先王之義也剡與瑑飾各居其半以示聖人威嚴不可犯之意故曰判規然二圭之長皆以九寸者九為陽數之極言為天子之尊

而後可用之以馭諸侯也

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璧羡之義已見典瑞然典瑞止言璧羡以起度而已此言好三寸以為度其制加詳焉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今以好三寸推之肉倍好為六寸是兩畔各三寸則璧之圓凡九寸延其旁之一寸以蓋上下則横徑八寸袤十寸矣是璧羡之袤十寸廣八寸二者皆謂之度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為丈十

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故匠人之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則又因其數而推之云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義已見典瑞而此經但言圭璧五寸者蓋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圜以象天之體而其制五寸者殺乎祀天之璧又以象天之中數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蓋蒼璧所以禮天也故諸侯享天子以璧黄琮所以禮地也故諸侯享王后以琮聘禮云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諸侯夫人且各致其享况天子與后而可璧琮之無辨乎今此經特諸侯享天子者闕文也或曰諸侯來享以天子為主言天子則王后與焉令兩存之然璧琮言九寸者據上公而言也先儒釋小行人之義有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小各如其瑞是上公九

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其義亦可據矣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義已見典瑞穀善也聘女嘉禮之至善者也先儒以聘女為納徵葢昏禮有六而五禮皆用鴈惟納徵以束帛鄭氏釋媒氏曰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故知其為納徵也徵成也穀圭兼言和難亦取其成而已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

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圭璋皆裸玉也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

成周之肆先王禮賓客以裸圭后之亞裸與王之巡

守以裸璋裸圭尺有二寸則象乎陽之以偶成大璋

中璋九寸則象乎陰之以奇立此宗廟賓客山川隆

殺之辨也後鄭謂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

事山川則用裸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

中山川則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則用邊璋半

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是已蓋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所以承流也柄則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鄭許皆謂瓚四玉一石是圭瓚璋瓚皆以玉為之獨三璋之勺則飾以金此所謂黄金勺青金外是也金位乎西而為義如山川之阻固則義之象焉黄者陰之中青者陰之始朱者陽之正言山川雖以義佐陽而實以陽為主九寸七寸皆陽數焉射四寸剡出者也射以貫勺象山川之通氣鼻四寸所

以流瑬也衡四寸勺之徑也必有繅焉文之飾也陸氏以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謂勺爲龍口矣復引杜之說以勺爲尊中之勺何也葢勺之字一而其制有二明堂位曰夏后氏龍勺殷之疏勺周之蒲勺則尊中之勺也此所謂黃金勺則圭瓚之首鼻勺之勺也鄭氏之說當矣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此大璋亦如之者若前大璋九寸則諸侯聘女反過

於天子聘女之制鄭氏疑之而曰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豈有繼於三璋之後而獨言如邊璋者况邊璋與黄金勺用以酌者聘女加於束帛非酌事也或曰此錯文也當繼於上經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益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其說誠當然兩大璋之名一也按經未有一器而尺寸異者亦未有同名為一器而天子諸侯異用者此大字恐誤不可臆說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

義已見典瑞然典瑞言繅皆二采一就而此經言皆八寸其尊卑隆殺不可以不辨也且諸侯朝於天子公侯伯以圭而其臣覜聘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覜聘亦以璧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八寸雖降於公而實過於侯伯子男臣可以踰乎君其分異也或曰據先儒所釋則瑑圭聘天子而以璧享之瑑璋聘王后而以琮享之八寸之制特言上公之

臣而已蓋上公九命桓圭九寸其臣以上公之命而來則降其君之禮一等是知侯伯之臣以六寸子男之臣以四寸何其說之紛紛也殊不知經言瑑圭璋璧琮則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也五等諸侯以桓信躬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而已其制既有降殺則公侯伯之臣何嫌乎圭璋子男之臣何嫌乎璧琮又何嫌乎其制皆八寸而必欲強為六寸四寸之說何也况乎諸侯之三采三就二采再就而諸臣特

二采一就其尊卑降殺固不待辨而明矣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典瑞言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而不言中璋則中璋特牙璋之次者也賈氏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戰守不同璋亦隨異又曰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其長七寸者火之成數其射二寸者火之生數火陽類也而璋爲南方亦陽也白虎通曰璋爲南方陽極而生陰兵陰也故以起軍旅以治

兵守

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

駔琮以為權與璧羡起度之意同葢璧之體圓而象乎天琮之體方而象乎地天地為萬物之所始而萬物之數莫不取法於天地此權之所以取乎琮而度之所以取乎璧也知璧羡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駔琮為權而權不以琮是駔琮可以為權之始而不可以為權之用葢權之為器法度之所自出而政事係

焉先王慮其制之不存故記其制於駔琮耳此言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而下經復言駔琮七寸天子以為權者琮禮地之器也以組繫之謂之駔琮之為言其猶地道之可宗也非居崇高之位而為人所宗者其孰能為之是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而權必以七寸者七成數也以成數為權則成而不可變也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聽天下

之内治而其權以五寸者五中數也以中數爲權則中而不可易也然天子之權言鼻寸有半寸而宗后不言者舉彼明此亦互見耳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

大琮謂之内鎮猶天子之圭而謂之鎮圭也天子繼天而爲子故鎮圭十有二寸者所以備天數后配王而位乎内故内鎮十有二寸者所以同乎王非特此也鎮圭尺有二寸而言天子守之内鎮十有二寸而

亦言宗后守之守之為言各有分守之謂也葢天子聽外治必能守是職而後可以鎮乎外宗后聽内治必能守是職而後可以鎮乎内茍違其守則外内失其政尚奚足以言鎮乎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

義見上經宗后以為權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兩圭祀地對四圭祀天而言也天以健為體其德無

不周故其用爲四圭其數爲尺有二寸地以順爲體其德有所止故半之而爲兩圭殺之而其數爲五寸知四圭尺有二寸而托邸於璧則知兩圭五寸而托邸於琮矣其祀地旅四望之義見典瑞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上經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葢天下視王爲天而視后爲地故諸侯享王以璧而享后以琮王后與焉而經不言諸侯來朝以天子爲主故也以天子爲主

則曷為不言享后而言享夫人后與夫人皆致飲於賓客之禮故諸侯享天子以璧享后以琮享夫人以瑑琮璧琮言九寸而不言享后者同於王也瑑琮殺以八寸而言享夫人者别於后也先儒泥於享夫人而謂諸侯之自相朝以經意攷之豈其然乎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此王后之事而經不言王后闕文也先鄭不知其為

闕文而曰夫人天子夫人然勞諸侯以王后為主豈有不言后而先言三夫人乎後鄭破其說曰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此說又有大不然者且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而天子亦有三夫人矣后夫人皆與於賔客之事若王於賔客致酒后致飲夫人亦致飲是也故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說者謂諸侯待聘者之禮有竹簋以盛棗㮚而無案若勞

二王之後則有案矣鄭氏既知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夫人皆五列而十有二列者為待二王之後然不知闕文而復言諸侯僭王夫人之號不别曾不謂攷工一書惟此與周官合使夫人與王后之號不别則此經又何以有宗后為權宗后守之之文乎意此必有闕文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義巳見典瑞然典瑞止言璋邸射而此經言璋邸射

素功者射言刻出而貫於邸素功則樸質而無琢飾之文所以象山川有阻固之功賓客有屏翰之功也然此經言以致稍餼而典瑞言造贈賓客者葢造館而致餼出郊而贈賄與此互相備也

楖人闕

雕人闕

楖比也雕刻也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

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詩曰依我磬聲磬石也石有一定之聲而衆聲依焉故八音之中石為難調先調石聲與七音不相扞格然後謂之無相奪倫此舜之命夔於八音無所不備而擊石拊石夔特兩言之者言衆聲依之而不可茍焉者也葢古者制器其形垂下以象天形屈而下覆之意故磬氏為磬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

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句一矩有半也廣狹長短務適中焉鄭氏謂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其説是矣然磬之制有大小皆從其律如黄鍾之特磬所謂博爲一者股博也黄鍾之律九寸則博之一即九寸也股爲二則長二律爲尺有八寸鼓爲三則長三律爲二尺七寸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則鼓博六寸矣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則鼓厚二寸矣已上則聲太清太清則摩

其旁而使之薄薄而廣則濁也已下則聲太濁太濁則摩其耑而使之短短而厚則清也阮逸胡瑗書曰三分其博以其一為之厚不可依依之則聲高不協音律范鎮之磬黃鍾厚一寸損益其制至於厚五分有竒然石之性或堅或潤則雖厚而清或緩或燥則雖薄而濁奈何以一時偶得之石而遽疑磬氏之制乎

矢人為矢鍭矢叅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

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鄭氏引司弓矢之義曰茀當為殺殺當為茀蓋鍭矢自與殺矢相對茀矢自與矰矢相對其輕重之用不可亂也嘗攷古人為矢槀長三尺槀之前設刃故有鐵而重槀之後設羽故無鐵而輕輕重之制不同而強弱之力亦異故矢人之職必以物稱量其槀而訂平之以辨其前後多寡之不同鍭矢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者三分其槀之三尺則一尺在前而二尺

在後也以後二尺之重而與前一尺相等則槀前之
鐵為極重矣故其發遲而近射用馬兵矢田矢五分
二在前三在後者五分其槀之三尺則尺有二寸在
前尺有八寸在後也以後尺有八寸之重而與前尺
有二寸相等則槀前之鐵比殺矢差短而小矣故其
發遠而火射用焉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七分
其槀之三尺則在前者尺有二寸七分寸之六在後
者尺有七寸七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之四與前七

分之三相等則槀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高而弋射用焉至於恒矢庳矢前後皆四分而此不言者以其無所輕重故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鄭氏謂矢槀三尺攷之於經本無正文約羽六寸而

逆差之羽之六寸又約刃二寸而逆差之蓋羽居稾五分之一則其長三尺矣所謂三分其長而殺其一則殺其前之一尺以趨鏃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則羽居稾之六寸也以其笴厚為之羽深則量笴力之所受也水之以辨其陰陽者陰沈而向下陽浮而向上所以正兩旁之輕重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者括居陰陽兩旁之中欲其輕重之均也夾其比以設其羽者謂夾其括使輕重均然後可設羽也三分其羽

以設其刃則刃居羽三分之一其長二寸也矢之長短輕重如此則疾風不能動矣何憚之有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刃長寸者殺矢之制先儒以上經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長寸則羽三寸而矢之長一尺五寸其爲矢太短故易之以刃二寸而不知刃之二寸鍭矢兵矢之類皆然也惟殺矢爲獨異蓋其前爲極重其發爲甚遲若刃過於長則滯而不能

發矣此刃必以寸而其設羽設刃不必拘於常制所以獨見於矢人之後不然治氏為殺矢雖補脫之誤然亦曰刃寸則其制可知也鋌謂箭鏃入槀中者也鋌十之則其入槀中者凡一尺矢人所謂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亦於槀中之鐵鋌七分殺一以前也重三垸先鄭以垸為量名亦無據依以治氏重三鋝攷之古文以鋝為鍰而書有罰百鍰之文豈鋝與鍰音相近而傳者或失其真乎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揺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

矢之調適不過幹與羽而已幹之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皆強弱之不得其稱者也羽豐則太多而矢重故其矢行失於緩羽殺則太少而矢輕故其矢行過於急皆豐殺之不得其節者也古人慮乎羽有豐殺之

病故以指夾矢而搖之以酌其輕重則豐殺之節可知矣古人慮乎幹有強弱之病故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則鴻殺之稱可知矣古人試矢之法如此於今亦然

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笴幹也相擇也欲生而摶則擇其體之圓者同摶欲重則於圓之中又擇其材之實者同重節欲疏則於實之中又擇其節之不密者同疏欲㮚則於疏節之

中又擇其材之縝栗而堅者相笴者固欲其材之美
而所以相之者又在乎工之巧者也